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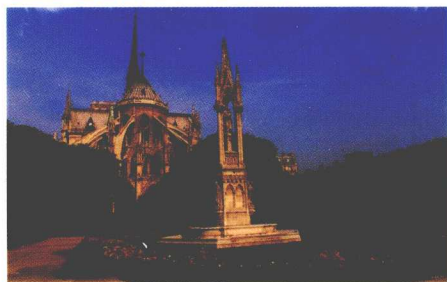
巴黎圣母院

周殿富◎主编

〔法〕维克多·雨果◎著

孙丽丽◎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大胆的幻想那样能促进未来的创立。今天的空想，就是明天的现实。

一个专心致志思索的人并不是在虚度光阴。虽然有些劳动是有形的，但也有一种劳动是无形的。

沉思就是劳动，思考就是行动。
哪里有什么思想，哪里就有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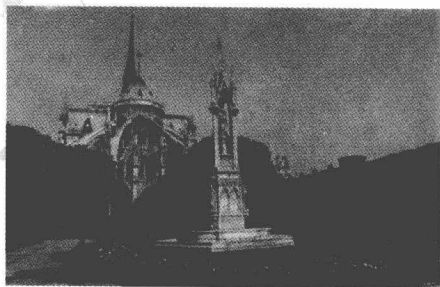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译丛

巴黎圣母院

世界文学译丛

巴黎圣母院

周殿富主编 [法]维克多·雨果著 孙丽丽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 (Hugo, V.) 著; 孙丽丽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0774-9

I. 巴… II. ①雨… ②孙…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32号

书	名：巴黎圣母院
著	者：[法] 维克多·雨果
译	者：孙丽丽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4.5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774-9
定	价：3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39
第三卷	79
第四卷	103
第五卷	122
第六卷	141
第七卷	175
第八卷	227
第九卷	268
第十卷	295
第十一卷	351

第一卷

一 大 厅

距今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那天，巴黎万钟齐鸣，旧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中的市民个个都被惊醒。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这一天并非是载入史册的什么重大日子。大清早就惊动了巴黎各座钟楼和全体市民的一个非常事件，其实不足为道。既非毕卡第人或勃艮第人发动什么进攻，也不是抬着圣龕大举游行，更不是拉阿斯葡萄园里的学生起来发动造反，不是号称“万民敬畏之主国王陛下”的入城仪式，甚至也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干净利落地绞死个把男女扒手，这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某个头戴翎毛，身披五色盛装的外国使团来临。两天前刚有这样一队人马驰过，那不过是弗兰德的使节奉命前来缔结弗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与法国王太子的婚约。他们进入巴黎，使波旁枢机主教大人可伤透了脑筋。他为了取悦国王，不得不对这班举止粗俗、高声喧哗的弗兰德市长、镇长笑脸相迎，并在自己的波旁公馆中上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兼闹剧”以示热情款待，顾不得一场滂沱大雨淋透了悬挂在公馆门口的华丽帐幔。

一月六日那一天，按照让·德·特洛阿的说法，是“使巴黎百姓兴奋不已”的一个事件，是在隆重纪念主显节和胡闹节。自从远古以来，这两个节日已合而为一庆祝。

那一天，预定在河滩广场上点燃篝火，在勃拉克小教堂竖起五月树，在司法宫上演圣迹剧。头天晚上，京兆衙门的差官们就身穿紫地缀白色大十字的山羊毛料漂亮大衣，已在大街通衢吹奏喇叭晓喻全城。

一大清早，男女市民不管是居民还是铺户，统统锁上房门，从四面八方拥向上述这三个地点之一。各取选择，有的看篝火，有的喜欢五月树，有的偏爱看圣迹剧。话说回来，巴黎的闲人们自古以来就很有见识，大股的人流直奔篝火而去，因为眼下烤篝火正合时令。要不就去看圣迹剧，演出圣迹剧的司法宫大厅有屋顶和墙壁门窗，足可以

御寒。大家都不谋而合，让那棵可怜巴巴、着花不多的五月树在勃拉克小教堂公墓内，在一月的天空下独自瑟缩。

老百姓们都拥入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因为他们知道，前两天抵达的弗兰德使节们也打算观看圣迹剧，并且还列席了同在大厅举行的胡闹王选举。

这座大厅当时号称世界上大厅之最（索瓦尔确实尚未丈量蒙塔吉古堡的大厅），那一天谁要是挤进去实在是殊非易事。守在窗口的好奇者们望见宫前广场上那万头攒动，恰似一片汪洋。五六条大街如河流的出口，每时每刻都把后来者投入人海。形状不规则的广场如水池，四周屋宇的墙角突出却又如海岬伸入大潮大海，而人流的波涛越加汹涌澎湃，重复撞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立面中央有座大阶梯，人流分为两股，不断川流。人潮在中间的台阶底下被劈开后，又汇成壮阔的波澜沿着两侧的坡道滚滚扩散。总而言之，大阶梯一如百丈瀑布，片刻不停地倾入广场这个大湖中。喊声，笑声，千万双脚的跺地声咚咚锵锵，震天动地。这一片喧嚣不时加剧，涌向大阶梯的人流又不时折回来，乱成一团，搅作一锅。这如果不是一名弓手出来干涉，要不就是京兆尹手下的捕快骑马冲出来要维持秩序。这差使由京兆衙门传给都督府，再由都督府传给兵马司，又由兵马司传给今日巴黎的巡警大队，这可是出色的传统。

又见成千上万安静诚实的市民们在各自的门口、窗口、天窗口、屋顶上伸头探脑，在观望司法宫和那嘈杂的人群，其实倒也别无他求。因为直至今天，巴黎许多人十分满足于观看热闹的人群本身形成的热闹场面，而于一堵墙背后发生的什么事情，更使他们兴趣盎然。

我们生活在一八三〇年的人如果有可能凭借想象混入十五世纪巴黎人的中间，与他们一块儿拉来拽去，摩肩接踵，挤入这个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变得窄小的大厅里，我们看到的场面一定有趣，不乏魅力。我们周围的一切虽都古老，但对我们来说反而显得十分新鲜。

假如读者同意的话，我们邀请他试着想象他与我们一起置身于穿着罩衫、半截衫和短袄的嘈杂人群中，跨越大厅的门槛时，会出现什么感受。

首先是耳际响起的轰鸣，眼花缭乱。在我们的头顶上是木雕的贴面，漆成天蓝的色调，饰以金色百合花图案的双行尖拱圆顶；在我们脚下是黑白两色相间的大理石地面。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柱子，稍后又是一根巨柱，一根接连一根。大厅的纵向共有七根

柱子，支撑着那双行尖拱在横向正中的落点。前四根柱子的周围摆设着杂货摊，出售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和金属的饰片；后三根柱子周围放着的是橡木板凳，早让诉讼人的短裤和代讼人的长袍给磨平蹭光。大厅的周遭，缘着高高的外墙，在门与门之间，窗户之间，柱子之间，从法拉蒙起的历代法国国王的雕像，排着看不见尽头的行列，其中有闭目垂臂的憾王，也有昂首朝天、高举两臂的勇武斗狠的君主。尖拱长窗上镶着的是五光十色的玻璃；宽敞的出入口装着华丽的精雕细琢的门扉。这一切，拱顶、柱子、墙壁、窗框、护板、雕像，自上至下无不涂上了辉煌的天蓝色和金色。这金碧交辉之色，当年已有点暗淡了，后来到吾主纪元一五四九年，杜勃雷尔遵循传统依旧在大加赞美之时，其实已满面灰尘，埋在蜘蛛网之下了。

现在请诸位想象一下，在这一月份惨淡的阳光映照下，一股五颜六色、吵吵闹闹的人流一下子涌进这个宽敞的长方形大厅，沿着墙壁蠕动，围着柱子打转转。至此，诸位很可能对我们将要进一步描述其有趣细节的画面，想必已有一个笼统的印象了。

肯定无疑，倘若拉瓦雅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就绝不会有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的拉瓦雅克案的那些卷宗，也不会有拉瓦雅克的同谋务必销毁这套卷宗为念；因此更不会有事出无奈，才去烧掉那档案室以便烧掉卷宗，烧掉司法宫以便烧掉档案室的纵火者；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灾。这也就是说，古老的宫殿及其古老的大厅一定会屹立至今。我就可以对读者说，您不妨就去瞧瞧。这样我就不必作出，读者也不劳细读这篇啰唆了。——此事证明这个终古常新的真理，重大事件所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

当然也可能拉瓦雅克并没有同谋，或者即便他是有同谋，他们也与一六一八年的火灾毫无关联。另有两个解释同样言之有理。其一，众所周知，三月七日后半夜，一颗宽一尺，高一肘的火星自天而降，端端地落在巴黎城内。其二，有戴奥菲尔的四行诗作证：

一事说来真凄惨：

司法女神在巴黎现。

皆因辣椒吃过了头，

烫得庙堂冒青烟。

不管人们怎样来看待对一六一八年司法宫火灾起因的那三种解

释——政治的、自然的和诗的，火灾确实是发生了，这一不幸的事实乃是确凿不移。由于这场灾祸，尤其是由于事后的屡次修复，彻底破坏了幸免于火的那些残余部分，时至今日，这座建筑已是所剩无几了。须知这本来是法国历代国王们最早的住所，其资格比卢浮宫还老得多，远在美男子菲利浦时期就已经久阅沧桑了，吸引着当时人前去寻找见诸海尔加都斯描写的，由罗倍尔国王所建造的华丽建筑的遗迹。今天完全消失殆尽。那圣路易用作“宴尔新婚”的洞房的军机处，于今又安在？他“身穿山羊毛料短袄，上罩无袖粗呢衫，另加黑檀木色的外套，与若安维尔共同躺在地毯上”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它又在哪儿？又该上哪里去寻找西吉斯蒙皇帝的寝宫，和沙尔四世的寝室及无地王约翰的寝室呢？沙尔六世发布特赦令的大楼梯呢？马赛尔在当着王太子的面，处死罗倍尔·德·克莱蒙和香巴涅元帅的那块石板地呢？那个小门呢？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训谕就在此地被撕成粉碎，而那传达训谕的人则被戴上高帽，从此门开始到巴黎去游街示众。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及其尖拱窗户、雕像、柱子，雕琢剔透的巨大拱顶又在什么地方？还有那间金漆房间，那只低垂脑袋、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的石狮呢？它与蹲在所罗门宝座前的狮子一样谦卑、强力，面对正义理当如此。还有那一道道精美的门户，一扇扇漂亮的镶花玻璃窗呢？那曾使毕斯高奈特自愧不如的镂花铁活呢？杜汉西精心细做的木活呢？……岁月不驻，人世无常，这些奇迹最后都落了什么下场？人们将用什么来替代这一切，替代这整部高卢史，这哥特式艺术的杰作？在艺术方面，取而代之的是圣日尔韦教堂大门那拙劣的建筑师德·勃劳斯先生那笨重的扁圆拱；至于那历史方面，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关于那根大柱子的回忆，巴特吕之流至今还在说三道四。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且说那真正古老的司法宫里那所名不虚传的大厅。

一张有名的大理石桌子占据在这巨大无比的长方形厅堂的一端。那张桌子的长度、宽度、厚度，皆为人所鲜睹。借用古老的土地赋税簿籍惯用的那种足以使卡冈都亚垂涎的文体，“该大理石板之肥硕实乃举世之无双”。小礼拜堂占据大厅的另一端，路易十一在这里安放着自己跪在圣处女面前的虔诚雕像，还把查理曼和圣路易的雕像也移置其间，顾不上列代先王雕像的壁龛，因此空了两个。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这两位法国明君贤主在天上必定得宠。这座小礼拜堂那时候建成不过才六年，因此面目犹新，备具由优雅的建筑、精妙

的雕造、玲珑剔透的金属镂刻所体现的迷人的趣味。这一趣味，在法国已标志着哥特式风格的结束，并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的中叶，化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仙乡奇境一般的奇思遐想。正面上端镂空的玫瑰花窗尤可称为杰作，极尽细巧与文雅之能事，就好比星芒四射的抽纱花边。

大厅的中央面对大门，靠墙搭起的一个织金缎铺垫的看台。利用通向上文提到的金漆卧室的过道的一扇窗户，改装成了这个看台的专用入口，供弗兰德使节和应邀观看圣迹剧表演的其他达官显贵登台就座。

按惯例，圣迹剧应该在那张大理石长桌上表演。为此大清早就把桌子布置好了。被法院书记们的鞋跟磨出沟沟道道的大理石桌面上，还架起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棚。棚顶为厅内各处视线所及，权作舞台；用帷幔挡住的棚子的内部，那就是演员的更衣室了。一架木梯不曾遮盖地竖在棚外，连接舞台和更衣室，演员就必须踩着陡峭的梯阶上场下场。无论出场的角色多么的出人预料，情节有多么的曲折，戏剧效果多么突兀，统统都须借助此梯子。在艺术和机关布景的童年时代，这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天真，那么的可敬！

司法宫守备属下的四位差官忠诚地把住大理石桌子的四角。无论节日还是行刑日，都是民众娱乐的机会，为保证现场不出乱子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演出以司法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时开场。即便是演戏，到这个钟点才开场未免太晚，不过也总得迁就使节们的时间安排。

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大清早起就等着开戏。许多既老实又好奇的人，他们天刚亮就待在司法宫的大台阶上了，已冻得浑身发抖；有几位甚至说，为了有把握第一批进场，他们在大门洞里整整过了一夜。人群越集越多，如江河泛滥，开始沿墙壁上升，围着柱子扎堆，乃至爬上柱顶、檐板、窗台，攀上那些建筑物的所有突出的部分，和雕塑的所有凸起部。有人感到不自在、厌烦、急不可耐。这一天原本就是玩世不恭、举城若狂的自由日，所以只要有谁的胳膊肘不小心顶了他人，或者某人鞋子的铁包头踢着另外一人，必定要引发争吵。离使节团到达的时间尚早，由于长时间的等待众人已经疲惫不堪。他们被堆在一处，硬塞在一起，你拥我压，你踩我踏，都憋得透不过气来，啰哩嘈杂之声也变得酸酸尖刻。会听到四面八方怨恨咒骂弗兰德人，京兆尹，波旁枢机主教，司法宫守备，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的差官，冷了，热了，鬼天气，巴黎的主教，胡闹王，柱子，雕像，这扇门关

了，那扇窗开启。这一切的一切，都逗得混在人群里的学生和仆役们乐不可支，他们不时还玩恶作剧，不断地捣乱，撩拨着人群的不满情绪，不惜火上浇油。

这伙人的中间有几个嘻嘻哈哈的捣蛋鬼，他们自成一帮，打碎一扇窗玻璃之后，胆子便更大地坐在柱子顶盘上，从那里可俯视里里外外，肆意嘲弄那些大厅里和广场上的人群。你看他们是如何丑化别人的动作，如何哈哈大笑，如何从大厅的一端到另一端彼此长距离打招呼，相互挖苦损挤，便知这些年轻学生们与其他观众的不同，毫无倦意，不生厌烦。他们自有办法从眼皮底下的众生相中挖掘供自己开心取乐的场面，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正式演出的开场。

“敢指着我的灵魂起誓，这绝对是您老兄，磨坊的约翰内斯·弗洛罗！”其中一位冲一个盘在柱头叶板上，面容俊秀，满头金发的淘气包喊道，“足下的雅号可谓名副其实啊，瞧您的那胳膊腿儿像四扇风车叶子迎风转动。——您待在这里有好久了？”

“大慈大悲的魔鬼在上，”约翰内斯·弗洛罗回答道，“在下待了足足四个多钟头了。这四个多钟头，但愿能从我死后在炼狱里涤罪的时间里扣除才好。那西西里国王的八名歌手在圣教堂吼七点钟大弥撒的第一节时，我就听得一清二楚了。”

“嘿，那歌手真不赖，他们的嗓门比头上戴的尖顶帽还要尖！”另一位又接过话茬，“国王给圣约翰先生献上弥撒之前，他本应该打听圣约翰先生是不是喜欢用普罗旺斯口音哼唱拉丁文赞美诗。”

“就是为了叫西西里国王的这帮浑蛋歌手们有点儿活干，他才特别安排这台弥撒的！”人群中，窗户下，一个老妇人尖着嗓子喊，“我倒要请教诸位：开销一千个巴黎里弗尔举办弥撒，而且这笔钱是出自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海鲜承包税的！”

“闭嘴！老娘们儿，”女鱼贩身旁那名神情严肃，正用手捂鼻子的胖子吼道，“当然有必要举办台弥撒。难道您愿意圣上御体再次违和？”

“说得好哇，吉尔·勒高纽先生，国王陛下的皮袍供应商！”攀在柱子顶盘的那名学生蛋子喊道。

一听到御用皮袍供应商这个倒灶的姓氏，学生们哄堂大笑。

“勒高纽！吉尔·勒高纽！”某些人闹道。

“又生角，又长毛。”另一个接着说。

“嘿！”柱子顶盘上的淘气包继续说，“喂！这有什么好笑的？可敬的好人吉尔·勒高纽是内廷总管约翰·勒高纽先生的胞弟，樊尚森林

首席护林官马耶·勒高纽先生的宝贝儿令郎，这一家人都是巴黎的市民，父子都有了妻室！”

众人听着更是乐不可支。胖子裘皮商无言对答，竭力躲避那些从各方面盯着他的目光。然而尽管他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也纯属徒劳：就如同楔子嵌入木料，他越是努力挣扎，他那张又气又恼，充血肿胀的大宽脸盘夹在左右邻人的肩膀中间，反而是越来得牢靠。

眼下，他身边终于有人出来帮他解围，不过此人也与他一样的肥胖、可敬、五短身躯。

“混账！学生蛋子竟敢对市民如此出言不逊！想当初，少不了用柴火棒子揍他们一顿屁股，然后再用这一堆柴火把他们烧死。”

此话一下子惹恼了全体学生。

“噢啦嘿！哪个在唱这调门儿？打哪里出来的丧门星？”

“嘿，我认出来了，”其中一名学生说，“这是安德烈·穆斯尼埃老板。”

“因为他是大学城里四名宣誓书商之一！”另一名学生接着说。

“这家铺子一切都乘四，”第三名学生又说，“四学区，四学院，四节日，四学监，四位选举人，四书店老板。”

“那好哇，”约翰·弗洛罗接过话头，“那就叫他们尝一尝四个倍数的厉害吧！”

“穆斯尼埃，我们该统统烧掉你的图书。”

“穆斯尼埃，我们应痛打你的用人。”

“穆斯尼埃，我们要骚扰你的老婆。”

“就是那个好心肠，胖嘟嘟的乌达德太太。”

“她与那不受丈夫管束的小寡妇一样，又水灵又快活。”

“惩罚你们统统去见魔鬼！”安德烈·穆斯尼埃老板咕哝了一句。

“安德烈老板，”约翰始终悬在柱子顶盘上，听到了便道，“你给我闭嘴吧，要不我就掉下来砸碎了你的脑袋！”

安德烈老板抬眼一望，好像在估量柱子的高度与这促狭鬼的体重，然后默默算出该体重乘以下跌速度的平方，于是再也不敢吭声了。

约翰大获全胜，自然得意非凡，接下来又说。

“嗨哟，我说得出做得出，虽然家兄是副主教！”

“我辈大学生够风光的了！今天这日子，竟然没能让人尊重咱们的特权！新城里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里有圣迹剧，胡闹王和弗兰德大使；大学城里妈的啥也没有！”

“莫倍尔广场可是大得很呢!”盘踞窗台的又一名学生接下话茬。

“打倒校长、选举人和学监!”约翰内斯高呼。

“今儿晚该用安德烈老板铺子里的那些书，在加亚空地点上一堆篝火。”另一位又说。

“把录事的书桌一块儿烧了岂不甚好!”他的邻人说。

“还有开道吏的木棒子!”

“还有各书院校长们的痰盂!”

“还有学监们的酒柜!”

“还有校长搁屁股的小板凳!”

“打倒!”小约翰在一旁呼应，“打倒安德烈老板、开道吏和录事；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博士；打倒学监、选举人和校长!”

“这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安德烈老板捂住耳朵，低声喃喃自语。

“正巧，校长来喽!你们看，这会儿他刚好走进广场。”把住窗口的一名学生高喊。

众人纷纷扭头向广场那儿望去。

“果真就是我们尊敬可爱的校长蒂博先生吗?”磨坊的约翰·弗洛罗问道。他攀附的柱子就竖立在大厅内部，因此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真的就是他，”众人答道，“是他本人，校长大人蒂博先生。”

真的是校长与大学的全体要员列队前来迎接外国使团，此刻还正好穿过司法宫广场。学生们一下子挤到窗口，当他们经过时便报以嘲讽和意在挖苦的鼓掌。校长走在队伍最前头，首当其冲，那势头委实凌厉。

“您好!校长先生!噢啦嘿!您好!”

“这老赌棍咋会到此地来的?莫非他割舍得他的骰子?”

“瞧他在骡子背上颠儿颠儿的!那畜生的耳朵还没有他的长。”

“噢啦嘿!您好，蒂博校长先生!赌徒蒂博!老浑蛋!老赌棍!”

“愿天主保佑您老吧!昨夜您准是碰了好手气吧?”

“噢!瞧这张老脸皮，赌钱掷骰子，把它熬得铁青、乌黑，又像挨了揍的!”

“掷骰者蒂博，您老的屁股朝着大学，匆匆忙忙往新城赶，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想必是到蒂博赌台街去找好去处吧。”磨坊的约翰喊道。

这街名妙语双关，引得众口复述，声如雷鸣，同时伴以狂烈的掌声。

“校长先生，您这魔鬼赌局的常客，您老是否就到蒂博赌台街找个好坐处？”

“然后轮到大学的其他要人了。”

“打倒开道吏！打倒执杖吏！”

“喂，罗宾·普斯潘，这一位到底是哪个家伙啊？”

“这位是吉倍尔·德·苏利，吉倍尔图斯·德·苏利亚科，奥屯书院的山长。”

“拿着，这是我的臭鞋。你占的位置比我好，把它丢到他脸上去！”

“照准打，葡萄神节那核桃！”

“打倒那六个穿白大褂的神学家！”

“那边果真是神学家吗？我还以为是圣日纳维也芙书院为了罗尼采邑，送给巴黎城的那六头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

“打倒主德论文和释疑论文！”

“接住我的帽子吧，圣日纳维也芙的山长！你可是剥夺了我的权利。——千真万确！他把我在诺曼第学区的好位子给了小阿斯加尼欧·法扎帕达，那厮籍贯布尔日省，其实那是个意大利人。”

“这不公平，”全体学生叫喊，“打倒圣日纳维也芙的山长！”

“噢嘿！若阿善·德·拉德奥尔先生！噢嘿！路易·达于伊！噢嘿！朗贝尔·奥克特芒！”

“请魔鬼掐死德意志学区的学监吧！”

“还有那个圣教堂披灰毛搭肩的主事神甫，及其所服灰裘！”

“或曰彼等服灰裘者！”

“噢啦嘿！快看那诸位艺术大师吧！这么多漂亮的黑帽子！这么多漂亮的红帽子哩！”

“活像校长长出了一条漂亮尾巴。”

“好比威尼斯公爵前去与大海结亲。”

“瞧，约翰！圣日纳维也芙教堂的议事司铎们来了！”

“议事司铎个个都见鬼去！”

“克洛德·肖阿长老！克洛德·肖阿博士！您老是否在找玛丽·拉吉法德？”

“她在格拉蒂尼街呢。”

“她在给民兵管带铺床拉被窝呢！”

“她可使得出四套招数。”

“或放一响屁。”

“您要不要她当面使招?”

“各位同学!西蒙·桑甘先生,毕卡第的选举人也来了!他把老婆驮在马屁股上。”

“骑者身后端坐黑色之忧郁。”

“真有胆量,西蒙先生!”

“日安,选举人先生!”

“夜安,选举人太太!”

“噫!他们什么都看得见,真叫个快活!”磨坊的约翰依旧高踞在柱顶的叶饰上,不禁叹道。

与此同时,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烈·穆斯尼埃老板,正与御前皮货商吉尔·勒高纽老板在附耳低语。

“我跟您说,先生,这就是世界的末日。咱还从未见过有这么捣蛋的学生。这就是本世纪种种该死的发明毁了一切。什么大炮呀,火炮呀,射石炮呀,尤其是那印刷术,这真是个来自德国的又一种瘟疫。从此不再有手抄本,也就不再有图书了!印刷术杀死了图书业!世界末日正在到来。”

“只凭那天鹅绒料子越来越风行,我就看出这个兆头了。”皮货商说道。

此时,时钟敲过十二下。

大厅里所有人都齐声吐出一声“啊”,学生们就此闭了嘴。然后全场大骚乱,万头攒动,脚步争移,咳嗽声和掏手绢擤鼻涕的声音汇成了巨大的爆炸声。人人都设法调整、站定位置,踮起脚尖儿,扎堆结伙,继而便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拉长了脖子,张大了嘴,盯住那张大理石桌子。那上面毫无动静,司法官守备属下四名差官始终纹丝不动地把着四角,如四尊彩塑的雕像。全体观众把目光都转向弗兰德使节专用的那个看台。看台门紧关着,台上依旧空荡荡。大家自清早起等待三件事:中午,弗兰德使团,圣迹剧,只有中午时分准时赴约。

这未免太过分了。

人们又捺住性子等了五分钟,乃至一刻钟,什么都没露面。看台上阒无人迹,舞台上声息全无。观众的烦躁变成恼怒,怨声哄起。一开始倒还声量不大,仅是嘀咕:“圣迹剧!圣迹剧!”脑袋逐渐发热,实则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沉闷的雷声还在人群上空滚动。紧接着磨坊的约翰首先发难,把火点燃,他如一条蛇盘绕在柱头,使出吃奶力气

吼道：

“我们要圣迹剧，弗兰德使节见鬼去吧！”

众人鼓掌响应，重复他的话：

“要圣迹剧，弗兰德人统统见鬼去！”

“我们要求立即上演圣迹剧，”那学生又接着喊，“否则我提议吊死司法官守备，就算演了喜剧兼寓意剧。”

“说得好，”众人高声附和，“先把他那几名当差的吊死算了。”

接下来一片鼓噪。这使得那四个可怜虫脸色煞白，面面相觑。人群呼啦向他们压过来。中间仅有一圈不牢靠的木栏杆把他们和人群隔开，他们已看到栏杆被压弯，即将倒下。

此刻可谓千钧一发。

“冲啊！上啊！”人群从四面八方叫喊。

恰巧此时，上文曾描绘的那座更衣室的门帘被掀开了，后走出一人。此人一露面，全场一下子停止了喧哗，像是中了啥魔法，愤激之情一下化作好奇心。

“安静！安静！”

其实此人则是心惊胆战，全身哆嗦，边走边施礼，挨到大理石桌子边。离得桌子边缘越近，膝关节弯曲越厉害。

然而场子里是逐渐安静了下来，仅能听见平静的人群也难免发出的轻微的嘈杂声。

“各位市民先生，各位市民女士，”此人开言，“我们有幸为枢机主教大人朗诵、上演一出美不胜收的寓意剧，名为《圣处女马利亚明断记》。在下扮演的是朱庇特。大人此刻在陪同奥地利公爵派遣的十分可敬的使团，该使团此时正在波岱门聆听大学校长先生的精彩讲演，稍有耽搁。一待至尊至贵的枢机主教大人驾临，我们马上就开演。”

也许只有朱庇特大神的显灵，才能保全这四名倒霉差官的小命。如果说我们有幸能编出这个十分可信的故事，因而也要在职司批评的圣母跟前对此负责，人们在此拾出“神灵请勿干预”的古训来指责我们，这却是不适用的。何况朱庇特老爹那身华丽的服装已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也大大有助于使他们平静下来。那朱庇特身披锁子甲，外罩镶嵌镀金钉子的黑天鹅绒夹袄，头戴缀有银质镀金纽扣的头盔。若不是他那半张脸上涂着胭脂，另外半张脸又被一部大胡子给挡住，若不是他手里拿着插满金属细条撒金的硬纸板圆筒，让内行人一看便知那道具是象征闪电，若不是他那双赤脚上按照希腊方式缠着彩带，他这